

SHIJIJIEWENXUE

MINGZ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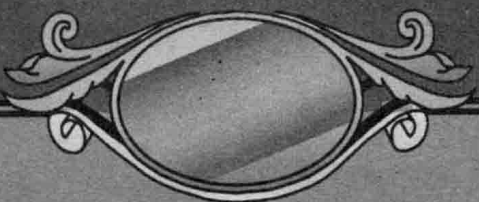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名书文库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老人与海



世界趣书文库





SHIJIEWENXUE

MINGZHU

世界
文学
名著
全书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——世界名书文库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〔俄〕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
梅 雨 译



“在复活节前到我家里来复考的人，站起来！”

一个身上穿着法衣，脖子上挂着一只笨重的十字架的胖子，气势汹汹地看着全班的学生。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，好像要穿透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——四个男的，两个女的。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。牧师向那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，说：

“你们坐下。”

女孩们舒了一口气，快活地坐下去。瓦西里神父那对又小又亮的眼睛，便倾注在其余四个小孩身上。

“小鬼们，到这儿来！”

瓦西里神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推开椅子，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旁边。

“你们这些小无赖，谁是抽烟的？”

四个人都小声回答：

“神父，我们全不抽烟。”

牧师满脸通红，大声叱道：

“混帐东西，你们不抽烟，那么面酵里的烟丝是谁撒的？你们真的不抽烟吗？好，让我们来瞧！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！快！我和你们说什么来的？赶快掏出来！”

他们中有三个，把各自袋子里的东西全掏出来，放在桌子上面。牧师小心地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线缝，想找出一点烟草，但什么也没找到，于是他转向第四个，那个黑眼睛的，穿着灰衬衫和蓝裤子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孩子。

“你干什么像木头一样的站在那儿？”

那黑眼睛的小孩心里恨透那牧师，瞪着他粗声回答道：

“我一只口袋也没有，”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摸着那缝上了的口袋。

“哼，没有口袋，是吗？你想这样我就不晓得谁会做出那下贱的恶作剧，把复活节的面酵糟蹋了吗？你想此后还能够做这里的学生



吗？哼，你这小鬼，这回可不会那样便宜。上次只为了你的母亲恳求，我才没有把你开除，这回怎么也不能饶你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他使劲地拧着那小孩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上，随手就把门碰上。

教室里寂静无声，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。谁也不晓得保尔·柯察金为什么要这样子给开除出去。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薛尔基·布鲁克才知道这事情。当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人，在牧师家里等着复试时，他亲眼看见保尔拿了一撮烟丝，撒在牧师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酵上。

保尔走出去，在直通学校大门的台阶的下面，坐了下来。他想，他要怎样回家去呢？他对在消费税监督家里当娘姨，每天由早忙到晚，对大小各事都挺认真的母亲，又要怎样说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给眼泪哽住了。“现在我要怎么办呢？一切都为了这该死的老牧师。我当时干什么要把烟丝撒在面酵上呢？那是薛尔基怂恿我干的。他这样说：‘喂，让我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牲撒一把吧。’这样，我们就把烟丝撒下去。现在薛尔基倒逃过去，而我大概是准要给开除了。”

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是老早就有了恶感的。有一天，保尔和米士加·列夫楚河夫打架，给先生罚了“不准回家吃饭。”先生为着不使他独个在空教室里淘气，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在一起。他坐在教室里后面的凳子上。

那教师是一个瘦个子，穿着黑色的短褂，正跟学生讲着地球和天体。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，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什么星星跟地球也差不多。他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几乎想站起来说：“先生，这跟《圣经》上所说的完全两样呢？”但他怕人家笑话他，所以没有站起来。

保尔的《圣经》课，牧师总是给他一百分的。《祈祷书新旧约》他都背得烂熟；也清楚地知道上帝那一天创造了那一种东西。因此他决心把这件事问问神父。到了下一次的《圣经》课，神父刚坐下去，保尔马上就举起手来，等到得到了允许时，他便站起来说：

“神父，为什么四年级的先生说地球已存在了几百万年，不像《圣经》上所说，五千……”



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沙哑的喊声阻止了：

“混帐东西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是你从《圣经》上念来的吗？”保尔还没有开口回答的机会，牧师已经拧住他的两只耳朵，开始往墙壁上猛撞。一分钟后，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，已给推到走廊上去了。

隔天，他的母亲到学校里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复学。从那天起，保尔便恨死了牧师。又恨他又怕他。他从来不忘记稍微侮辱过他的人，他更不会忘记牧师给他的这顿不当的敲打，因此他变得慢怒和阴沉。然而他以后还得受瓦西里牧师无数次较小的侮辱。为着极小的事情，牧师便罚他几个礼拜天天在教室的角落里站立，而且从来不曾问过他一次问题，因此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不及格的人，到牧师家里去复试。就当他们在厨房里的時候，他便把烟丝撒在预备蒸复活节糕用的面酵上。虽然谁也没有看见，但牧师马上就猜出这是谁干的。

下课后，孩子们成群的涌到院子里来，围住了保尔，但保尔一句话也不说。薛尔基·布鲁克留在课堂里；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，但无法帮助他的朋友。接着校长埃弗林·瓦西里耶维奇在教职员室的窗口出现了，他那低沉的声音，使保尔吃了一惊。他喊道：

“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！”

保尔怀着一颗猛跳的心，朝教职员室走去。

*

*

*

车站食堂的老板，一个面色苍白，眼睛无神的中年人，向站在一边的保尔看了一眼。

“他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二岁。”保尔的母亲回答。

“好的，让他留在这儿试试看。条件是这样：现在我每月给他八卢布，值班的时候管饭，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隔天早上七点，两天有一天休息，可是不许偷东西。”

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：“呵，不会的，老板，决不会的，保尔不会偷东西，我可以担保。”



“好吧，那么让他今天马上开始。”他转过去，向他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店员说：“姬娜，带这小孩到盘碟洗藏室，叫佛露茜亚安顿他，顶替格里斯加的工作。”

女店员放下切火腿的刀子，向保尔点了点头，就走过膳厅朝通到盘碟洗藏室的边门走去。保尔跟在她后面。他的母亲一面急急地和他并着走，一面小声对他说：

“保尔，亲爱的，你现在要尽力做活，别叫自己丢脸呵，亲爱的。”

母亲说了之后，就用着忧郁的目光送着他，并向出口走过去。

盘碟洗藏室里的工作非常紧张：在一张桌子上，堆着好大的一堆盘碟和刀叉，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拭。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点的小伙子，有着一头金黄色的蓬乱的头发，正在对付两个大茶壶，一大锅洗盘碟用的开水，正冒着水汽，把整个洗藏室里弄得雾茫茫的，所以保尔初时看不清那些女工们的脸。他只好呆呆地站在中央，不晓得他应当做什么，也不晓得应站在什么地方才好。这时候姬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碟的女人旁边，拍着她的肩膀，说道：

“佛露茜亚，这是刚给你雇来的小崽，预备顶替格里斯加的。你告诉他做些什么吧。”接着她转向保尔，指着那个叫做佛露茜亚的女人说：“她是这里的工头，她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”随后就转身走向食堂去。

保尔点了点头，疑惑地注视着站在他前面的佛露茜亚，佛露茜亚正拭去前额的汗水，好像在估量他称职不称职似的，从上到下的端详他；接着，她便卷起一只滑到肘节下面的袖口，用一种非常愉快的深沉的声音说：

“小弟弟，你的工作是挺简单的：你看见那座大的铜锅了吗？好，看到了，你每天早上准时的烧热它，把整锅的水烧开。自然，木头要你自己劈，那两个大茶壶也要你对付。另外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就帮着擦拭刀叉，把脏水提出去。”

“不过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婶婶？”保尔说。他刚刚说完，洗藏室里的女工们，因为他临末那称呼，发出了哄然的笑声，特别是佛



露茜亚笑得更厉害。保尔因为蒸气的关系，看不清她的脸庞，其实她只有十八岁。

保尔觉得有点难为情，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年纪不小的女工说：“到这里来吧，你好帮着我擦刀叉。”她给他一条毛巾。“看好，拿住这东西，一头用牙咬住，一头用手撑住它，再把叉子在这上面来回的擦，每个叉尖都要擦得干干净净。我们这里对这件事是挺认真的。绅士们时常要看看他们的叉子，要是他们找到一点点的齙齙，那就麻烦了，你会莫名其妙的给老板娘赶出去。”

“什么？老板娘？”保尔不明白。“刚才雇我的人老板呀。”

女工们又发笑了。“呵，你说的不对，小朋友，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件家具，一个傀儡，这里真正的老板是老板娘。不过她今天出去罢了，等会你就会看到的。”

通洗藏室的门开了，三个堂倌捧着一大叠脏盘子进来。其中有一个阔肩、斗鸡眼和三角脸的家伙说：

“要上紧些呵。十二点钟马上就到了，可是你们还在寻开心呢。”他说着看见了保尔，便问道：

“这小家伙是谁？”

佛露茜亚回答：“这是我们新来的小学徒。”

“啊，”他说，“这是你们新来的小学徒。那么——”他那粗大的手按在保尔的肩膀上，把他推到大茶壶那边，“这两个大茶壶你得时刻准备妥贴，可是，你看，现在一个已经灭了；一个只有一点儿火光。今天我们饶了你，明天要是这样，你就得吃耳光。明白吗？”

一句话也没说，保尔预备烧水壶去了。

他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保尔从没有一天像他第一天那样的卖力气。他晓得这跟在家的时候完全两样，家里母亲的话是可以不听的。那个斗鸡眼的堂倌已说得很明白，要是不听话，就得吃耳光。于是保尔脱下长靴，把它放在烟囱上面。木炭吹红了，十加仑的大肚茶壶，开始进射出点点的火星。接着他提走了一桶脏水，把它倒在垃圾堆里，还把湿木柴堆在铜锅下面的火旁边，让湿的衣裳披在滚开的茶壶上面，叫他做的事情——全都做了。到了那天深夜走进厨房里的时



候，他已累极了。那个年纪最大的洗盘碟佣妇，名字叫安妮莎的，看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：

“这小鬼的头脑准有点儿毛病，岂不是吗？他的举动就像疯子似的。他的形迹有点可疑，我看，他躲他们追到这里来的。”

“呵，他倒的确是一个能干的工人，用不着老挑剔他的。”佛露茜亚说。杜妮亚也表示同情：

“他们做了一会就累死了，开头全是这样子的……”

隔天早上七点钟，保尔已给通宵不息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，终于把两个滚开的茶壶交给那个替班的，圆脸凶眼的小伙。当这个小伙子看看一切都弄停当，茶壶的水也已滚开之后，随即把双手插进口袋里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，吐出一口唾沫来，翻着白眼看一看保尔，然后用一种决不容许任何反抗的声调说：

“喂，瘪三，听好，明天早上准六点接班。”

“为什么六点？换班是在七点。”保尔说。

“谁要七点接班，让他七点接班好了，但是你可要在六点到这儿来。要是你啰嗦，我立刻揍的叫你爬下，你要当心，今天刚到就搭架子。”

刚换了班的洗盘碟的佣妇们，满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。那孩子的挑战的声音和态度，把保尔激怒了，他走近一步，正想揍他，只因恐怕在头一天便给开除，方才没有动手。他满脸气得通红，说道：

“火气别太大，当心点，别给火烧死啦！明天早上七点钟我才来，论起打架，我们两个是半斤八两。要是你想试一下，我等着你。”

那小伙子吃了一惊，往大锅子那边倒退一步，眼睛瞪着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的保尔。他全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大的钉子，现在他有点手足无措了，只好低声的说：

“呵，好的，咱们等着瞧吧。”

保尔跟女佣们一道走出车站，慌忙跑回家去。第一天便这么满意地过去了，当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得到他的休息的人了，现在他也是一个工人，谁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个自立的人了。早晨的阳光爬上了火锯工场的屋脊。过一会，只要走过了李士真

斯基家的别墅，他的家，那小小的村屋，便会现在他的眼前。

他的母亲正在院子里弄着茶壶。一看见她的儿子，她便关切地问道：“事情统统不错吧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

他猜想他的母亲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；从那敞开的房窗望进去，他可以看见他的哥哥阿尔青那宽大的肩膀。这使他的心情烦乱起来。他问他母亲：

“什么，阿尔青哥哥回家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昨天晚上刚到，往后他就住在家里。他就要在火车工场里作事情的。”

保尔有点踌躇的推开门，走进房里去。那个身材高大，背朝着他坐在桌畔的人，就回过头来，从他那浓黑的眉毛下面，直射出两股锐厉的目光。

“呵，你就是那撒烟丝的小孩吗？呵，算了，算了，你好吗？小弟弟。”

保尔知道，跟这位突然回家来的哥哥再说下去，是不会听到好话的。他心里想，看样子这回的事情别人全晓得了，要是阿尔青不揍他的话，也免不了要骂他一顿；保尔是有点怕阿尔青的。

但是阿尔青显然不想揍他，他还是肘子靠着桌面的坐在条凳上，用着不是嘲弄便是憎恶的眼神注视着他。接着就说：“你只挣八卢布，我呢，我也过得不是很好、受苦受累，因此你千万别把这些钱喝掉或花光。”

“我晓得你已经念完了学校里的功课，要学的事情统统学到了，所以才做了洗盘碟的伙夫，在那些女招待们面前要是和别人前不一样，我揍扁你。”

保尔的眼睛注视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，仔细地研究那个突出的钉头。突然，阿尔青站起来说要出去，保尔舒了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：“看样子，这回倒用不着挨打便可以过去啦。”

在吃茶的时候，阿尔青平和地叫保尔把开除的经过告诉他，保尔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，母亲这时进来倒茶，十分忧郁地说：



“自从你变成了这么一个小流氓之后，你往后的事情真是不堪设想呵。”她停了停又说：“唉，估摸得他往后要成个什么样的人。说句实话，一切的麻烦都是这小无赖给我惹来的。”

“算了，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，小兄弟，牛乳既然泼了，哭也没用。不过从现在起，你可要当心，做事别耍鬼把戏，应该做的你统统得做。你已经叫母亲受尽麻烦了。等到你目前这事情做了一年之后，我将设法把你荐到车厂里当个学徒，因为你不应一辈子老给人家洗盘碟。你必须做一个人，学会一种本事。目前你岁数还轻，再过一年，我一定设法，也许能够把你带进厂去。我已给调到此地来了，往后就在此地作活。母亲现在已不能再做工了。她在任何混蛋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。所以，保尔，我的好弟弟，你要认真的，好好的做一个人呵！”

他直站起来，又高又大，把挂在椅子上的短褂穿上，对他母亲说：“我有一件事要办，出去一会儿。”他弯腰跑过门楣，走了出去。当他穿过天井，走到窗口时，他大声的说：

“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柄小刀，等会母亲会拿给你的”

* * *

车站食堂是日夜营业，从不打烊的。

有五条铁路线在秀彼多夫卡轨车站会合。总站里，人的潮流不停地汹涌着，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，才有二三个钟头稍为清静点儿。车站上时常有几百队的兵士集合或是散开，由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。无数受伤的兵士，由前线载回来，而穿着单调的灰色军用手套的新兵，就像一股洪流，不断地向各战线流去。

保尔在食堂里做了两年，每天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藏室。在那巨大的地下室里，厨房的工作异常紧张——二十几个掌厨和十个堂倌无时不在来回走动。在这两年间，保尔的工钱由八卢布增到十卢布，人也已长得又壮又高。他经过了许多的事情，曾经在厨房里当厨子的助手，过了六个肮脏的月份，后来又给调到洗藏室来，因为那权力极大的掌厨长，不喜欢这阴沉的、不声不响的青年人，生怕他真会为了一点点事情暗害他。要不他是有着无穷的精力，比任何人都能耐劳吃



苦，他老早就为了他的沉默失业了。

在最最忙的时候，他就像狂人一样的工作着，不是搬着盘碟由食堂跳下厨房来，就是捧着菜盘，由厨房跃上楼梯走上去。入夜，当食堂这两部份的工作稍为轻松的时候，堂馆们便集合在楼下厨房的堆栈里，开始玩着“么”“九”，有许多次，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，但他一点也不惊讶，因为他晓得他们每个人做了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之后，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帐，然后把这些钱喝光或是玩光。保尔很憎恶他们。“这些都是该死的混蛋，”他时常对自己说。“就像阿尔青，一个头等的旋盘匠，每月才挣四十八卢布，我呢，只挣十卢布，然而他们只一天功夫就挣了这么多——怎样挣来的呢？来回的捧着菜盘子。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。”保尔认为他们跟他老板一样，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物。他也晓得洗盘碟的女佣们和女招待们，要是不答应以几卢布的代价，把她们出卖给在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们，她们就会给撵出去。

这样保尔已窥见了人生最深的底层，和它的沉淀的渣滓了。也闻到了腐烂的臭味，热烈地渴求着一切新鲜的东西。阿尔青曾设法把他推荐到车站工厂里去当个学徒，但没有成功，因为他们一向不雇用十五岁以下的孩童。于是保尔唯有梦想着能够摆脱这地方的那一天，因此，他觉得他好像已给石头被熏黑了的大建筑物吸住了一样。他时常跑去看阿尔青，同他一道去视察路轨，竭力帮他的忙。

当佛露茜亚离开食堂之后，情形更加惨淡了。保尔已见不到这个嘻笑的愉快的少女了，他觉得这少女曾经使得他对她那么的亲近呵，现在呢，当他早上到洗藏室来，听到佣妇们的刻薄的争吵时，他的生活正是一片空虚，他感到迷惘和寂寞。

*

*

*

入夜，添了铜锅下面的火，保尔便蹲在敞开的炉门外边，凝视那闪动的火光，温暖是多么的舒适呵。洗藏室空无一人。不知不觉地，他的思想转到最近的一些事情，他想起了佛露茜亚，于是种种的景象便生动地涌现在他的眼前。

是星期六，天刚黑透，保尔走到楼下的厨房来。在楼梯转弯的地



方，他好奇地爬上柴堆，看看那些时常聚在栈房里玩纸牌的人们。他们正赌得很起劲，查里瓦诺夫是庄家，脸孔兴奋得血红的。

接着保尔听见了楼梯上的步声；那是蒲罗霍士克在走下来。保尔躲到楼梯的下面，等蒲罗霍士克走下厨房去。楼梯下是阴黑的，蒲罗霍士克看不见他，当他转弯走下去时，保尔看见他那巨大的头和宽阔的肩膀。接着又有人脚步轻轻地匆忙走下楼梯，保尔听见一个听惯的声音说：

“蒲罗霍士克，等一下子。”

蒲罗霍士克停了步，转过身来，朝上面的楼梯望去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他不高兴地问。

上面的人走下楼梯来，保尔看出她是佛露茜亚。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口，用一种哽咽而微弱的声音说：

“蒲罗霍尔，亲爱的，那中尉给你的钱呢？”

蒲罗霍尔粗暴地摔开他的手臂，声音深沉而严厉：

“什么？钱难道我没有给了你吗？”

“但是，蒲罗霍尔，他给你三百。……”保尔听见佛露茜亚的声音中，带着强自抑制的呜咽。

“三百卢布？”蒲罗霍尔讥笑她。“你想全数都拿去吗？好太太，难道你想一个洗盘碟的女工能值这么大一笔钱？我可以说不，给你五十卢布就尽够了。这还算是你的好运道，那些比你干净一点的贵妇人，还拿不到这么多。你拿了这么些，照理是应当感谢的。只睡一个晚上，就有干干净净的五十卢布拿到手。这世界的人们并非都是傻子，你要晓得，现在我再给你十卢布，不，给你二十吧，我是很慷慨的，可是再多就不行。要是你不再胡缠，你往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会代你找主顾的。”说完了最后一句话，蒲罗霍士克便转身走进厨房去。

“你这猪猡，你这肮脏的猪猡！”佛露茜亚在他后面大声的咒骂，接着便靠着柴堆，开始哭泣了，她的身子因啜泣而战颤。

当保尔站在楼梯下面阴暗处，听到了这对话，眼看着佛露茜亚在那儿因哭泣而抖颤，还用头碰那柴堆的时候，他的感情实在是无法形



容的。但他并没有跑出来，只一声不响地使劲挣住那扶梯的铁柱，同时，有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，而且不断地在燃烧着：

“就是佛露茜亚，就是佛露茜亚，也给他们出卖了……佛露茜亚呵，佛露茜亚！”

在他的胸怀中，他对蒲罗霍士克的憎恨，是更加强烈了，这憎恨咬啮了他，而他周围的一切也显得更加阴森和嫌恶。

“呵，要是我有力气，”他想，“我一定打死这流氓！”他希望他能跟他的哥哥阿尔青一样强大和有力。

炉里的火在闪动，小小的火舌灭了后，又颤颤地升上来，合成为一股长长的蓝色的旋卷的火焰，在保尔看来，它好像正在讥笑他，对他吐着舌头，向他挑战。房里异常静寂，只有炉里时时发出的爆裂声，和水龙头那平匀的水滴的响声。

克林加跑了进来，把擦得晃亮的炒锅搁在架上之后，不住搓着双手。厨房里再没有别的人了，值班的厨师们和女助手们都在外套间里睡觉。夜里三点钟，厨房里是静寂的，克林加一向就在这时候跟保尔一道消磨过这时间。这厨房小厮现在跟保尔是要好的朋友。他一上来，看见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，便说：

“你究竟在干什么呀？在向老火炉施魔法吗？”

保尔好不容易地才停止对火焰舌头的注视，他那闪亮的眼睛直视着克林加，克林加看出他的眼睛正蕴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。从他这好同伴的眼睛里，看到这么一种表情，这在克林加还是第一次，他呆了几分钟，然后惊愕地问道：

“保尔，今天你有点古怪。有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保尔站起身来，走近克林加，坐在他的旁边，用一种阴郁的声音说：

“没有什么事情，只是觉得不痛快，克林加。”他把双手放在膝头上，使劲地紧挣着。

克林加用肘节支起身来，说“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不是？”

“你说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吗？不，从我到这儿做事情之后，我就碰到了。只要你看看这里的情形吧。我们就是做到死了，结果得到了



什么呢？挨打！谁高兴，就揍你一顿，而且不准回手。老板们雇我们替他们做事情，但是谁力气大，谁就可以随便敲倒你。不是吗？不管你怎样卖力气，你不能统统讨好他们，这样，你就得受罪。不管你怎样起劲做事，应做的事情统统做了，使得别人无从责备你，尽管你三头六臂，结果还是讨好不了人家，毕竟你活该要倒霉。……”

克林加吃了一惊，阻止他说：“别那样高声，要是谁进来，一定听到你说的话。”

保尔跳了起来。

“就让他们听见吧，横竖我是不愿再干了。当个清道夫比在这里做事还要强些。这儿是一座活坟墓，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无赖。他们把我们当作废料，对女人们要怎么就怎么，要是有一个恰好长得漂亮一点，又不愿意答应他们，那么，她马上就给滚蛋。他们搜罗了一大批无家的、饥饿的、急急想挣一口饭吃的女人们呢，她们呢，为了害怕饥饿，只好什么事情都做。”

他说的时候是这样的愤恨，克林加真的害怕有人会听到这些话，所以他跳起来，把厨房的门关上。保尔还是不断的把心里要说的话倾泻出来。“就像你自己，克林加，当你挨了一顿打，你一声也不响。我问你，你干什么不作声？”

保尔坐在桌畔的条凳上，双手托着他那倦怠了的头。克林加把一些木头添进炉里之后，也在桌边坐下来。接着，他便问保尔道：

“今天读书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东西读了，书店已经关门了。”

克林加吃了一惊。

“什么，今天它不是开着门吗？”

“宪兵把卖书的人捉去了。他们在里面搜到一些东西。”保尔回答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们告诉我，说是政事。”

克林加现出迷惑的样子。

“什么叫政事呢？”